

呂東萊文集

七





呂東坡文集
七



呂東萊文集

(七)

呂祖謙撰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集 文 萊 東 呂
冊 七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撰 者 呂 祖 謙

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街 雲 五

印刷所 商 長沙南正街 務 印書館

發行所 商 各埠 務 印書館

邢

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八

孟子說

孟子爲卿於齊。夫旣或治之。予何言哉。須要看此兩言。方得與小人處之法。言王驩若出弔。事曉不得。我亦自與他說。不說與他時。是辱君命。失國是彼旣偶然。已自曉得。又何須說與他。蓋孟子有公事無私言。公事有未曉。不與之言。則辱君命。固是不可。若公事外。又與他私說。便失待小人之體。兩者須子細看。後世之待小人。若太過。則與之共事時。公事亦不與言。不及時。往往私事亦與之言。看此兩句。見待小人。須當嚴。大抵我與小人。不與言甚易。惟同事共塗。往返千里。不與之言。便見得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。大抵君子不幸與小人共處。自公之外。不可與言。王驩旣能自治其職矣。孟子肯與之言乎。

吾甚慚於孟子。此是齊王悔過之心。方動良心發見處。此是一大機會。人主之意一回。則天下之勢亦回。正生靈之幸。宗廟之福。當此時。得一正人正救之。其益豈不甚大。而陳賈乃以諂諛之言。塞其良心。此最可惜。陳賈引周公事來見孟子。自謂孟子必諱周公之事。使孟子不分明說周公之過。陳賈必將以不仁不智來難孟子。孟子卻先自道了。句句出陳賈意外。今世學者。亦必言周公無過。孟子直言周公之過曰。周公弟也。管叔兄也。周公之過。不亦宜乎。此最要人玩味。是周公之過。爲兄而過。名雖爲過。其實乃是孝悌之心發見處。與孔子說丘也幸。苟有過。人必知之。氣象正同。

孟子去齊。尹士語人曰：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，止士誠小人也。大抵聖人之心，非賢人之所能測。賢人之心，又非常人之所能測。尹士以淺心狹量，私意臆度，窺測孟子，觀其立三說以難孟子，自以爲孟子無所逃，殊不知孟子之恢廓廣大，非尹士所能測。正如以黃雀之網，而欲網垂天之鵬，豈不愚哉。高子以告，高子雖是孟子弟子，然受教於孟子者淺，亦未能深信孟子。已爲尹士之言所動，如孟子之與孔子，雖均是倡道，然孟子之門弟子，終不若孔子弟子知聖人爲甚深。如叔孫、武叔、毀仲尼，子貢卽時自關之，何嘗以告孔子。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，以其不足對，亦不告孔子曰：夫尹士烏知予哉。此已下是孟子答之之辭。尹士疑孟子出晝之稽滯，若是常人，必須分說我緣甚事，所以遲遲，而孟子方且以爲速，可見孟子念念不忘君之心，自此以後，一話一言，一起一伏，熟去涵泳，自可見得孟子忠厚愛君之氣象。觀尹士之問，如疾雷奮電，迅激如此，而孟子之對，渾厚和緩，如在春風和氣中，二人氣象便是判然。如曰千里而見王，是予所欲也，見得孟子愛君之本心，如此之切，至於不得已而去，猶曰王庶幾改之，予日望之，其心愈可見，至於出晝而王不追，然後浩然有歸志，以孟子待齊王，如此誠厚，而齊王待孟子，反如此之薄，此孟子所以有去志，使常人至一不見用，則憤然引退，歸心一動，則雖萬夫不可挽而回，然孟子到此，去心略起，而愛君之心復還，故又曰：予雖然，豈舍王哉。王庶幾改之，予日望之，是孟子之心，若得齊王略改，便欲復歸，其愛君之心，再三不忘，憤疾之心，孟子元不曾有，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。此以下，卻是箴尹士之失，惟孟子分別曉了，切中尹士之病，故尹士聞其言，亦爲之歎服。

故曰士誠小人也。知尹士以私心測度。孟子固是不是。而高子爲尹士之言所動。亦是不知孟子。然而因高子之問。得孟子諄複詳說之提撕警發。使後世知臣子愛君之心。當念念不忘。此亦高子之力也。昔人有以屈原作離騷。可配風雅者。亦以其有念念不忘君之心。觀離騷一篇三致意。始言高飛遠舉。鴻濛廓落。神仙幻化之術。中言富貴華麗聲色音樂。世間可喜之事。終曰三江五湖洞庭彭蠡。世間游觀之樂。三者皆不足以解憂。而終歸於愛君。後世稱離騷爲詞賦之祖。以此也。雖然。屈原有愛君之心。固是善。惜乎其發之不以正。自憤怨激切中來。其言神仙富貴遊觀。已是爲此三件動也。故託辭以自解。本是怨怒。卻反歸愛君上來。若孟子則初無此心。其言語始終和緩。皆出於正。此屈原、孟子所以分。尹士之言。雖出於一時之狂狷。亦君子之病。特不可以測度孟子耳。若後世。雖有直諫者。徒多至於怨。懟皆是不曾講究恕之一字。但只責君不能容己。殊不知己不能容君。如朱雲、褚遂良輩。君一有訶譴。便至於折檻納笏。後人看此二事。多以爲君不能容臣。不知臣不能容君。君不能容臣。其失固明。臣不能容君。此亦害事。以恕字觀之。則遂良亦自有可責。學者欲講求事君之道。須是平時開廓。心中能容人。乃可。

滕文公爲世子。止周公豈欺我哉。世子復見孟子。未嘗言語。如何便以爲世子疑吾言乎。蓋孟子於世子眉睫之間。自見其疑性善之說。如神醫之治病。望而知其受病之原。故孟子告之以道一而已矣。又舉成鬮、顏淵、公明儀之言以證之。夫三子之言。惟顏淵之言。氣象安泰。孟子止舉顏子之言。以曉之可也。

何必兼三子之言而舉之。此孟子教人之深意也。如醫者之下藥，各有次序。初舉成疇之言者，欲使文公去其畏心而廣其志氣。如下一服，瞑眩藥而瘳疾。若不下第二服，以平補之，則向之瞑眩，必復爲害。是故孟子次舉顏子之言者，下第二服藥也。使世子之氣平而安適，病旣已去，又必賴第三服藥以固養之。故孟子終舉公明儀周公豈欺我之言，以固世子之信心。如下第三服藥，使已平之疾，過加固養，不至再發，則終身無患。此有以見孟子所以教文公，其緩急皆有先後，不可少差者也。

陳代曰：不見諸侯，宜若小然。觀陳代之問，已足見孟子器量高深處。不仁者不敢登其門，不義者不敢造其室，蓋大抵人須使人來面前，凡非所當爲之事，欲言而不敢言，觀陳代之言如此曲折，亦足以見其將言而囁嚅。

志士不忘在溝壑，止孔子奚取焉。讀上兩句，須著意看孔子奚取焉一句。大凡人須辦得此一著地位了，方可處事。自今觀之，此句慷慨然如秋霜夏日之嚴。孟子卻如何說道，孔子奚取焉。蓋辦得一箇死地位，固是死，若死非其招而往，則徒然死於不往，則爲正當。中庸曰：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，非其招不往，乃是得中庸處。

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，王良初用師法之正，故往而不獲一禽，乃命以爲賤工。王良言：我非不能，蓋以正不以詭。於是，以詭得十禽。此如晏子治邑，初三年，齊景公責其不治，欲代之。晏子曰：吾知爲邑矣，遂出爲邑三年，專事左右，未及三年，晏子朝，君下堂而迎之。晏子曰：臣初三年，但知治民，不知治左右，此

君所以欲代也。後三年。但知治左右。而不知治民。而君迎勞如此。以此觀王良氣象。亦未爲失。大抵人之所爲。患不能合於道耳。苟在我既已盡合於道。縱人不我知。而我盡御之道矣。雖不獲一禽。可以無愧。何必詭遇以曉於人。是有以見其自信者輕。今有人於此。君子人也。人以其不能智數。巧詐爲病。則必自試其能。然後語人曰。吾非不能也。前日之所不能者。不欲爲也。殊不知彼小人之事。君子豈以能此爲榮。而不能爲病哉。以不能此爲病。則非君子矣。

景春曰。公孫衍。張儀。豈不誠大丈夫哉。大凡君子之教人。必隨其量。如景春之識見卑下。使遇子路。子路必不對。而孟子不以其識見卑下。猶委曲教之。此見孟子樂於教人處。

周霄問曰。古之君子仕乎。若後世儒者答時。多說謀道不謀食。富貴如浮雲。軒冕如土芥。仕不足道。如此則不起發人意。又只以爲君子看爵祿輕。故放得下。我待得爵祿重。故放不下。我豈敢自比君子。孟子之對。則不然。反告以君子急於仕。有甚於衆人。聞者必謂君子於仕反急。如我何。故不肯輕進。必須疑駭。求其說而不得。然後徐因其疑。而告以穴隙之譬。使知君子急於仕如此。苟不是分明見得。有大可恥者。亦何苦不仕哉。聞者安得不感悟。此孟子教人變化之妙用。

聖人既竭目力焉。繼之以規矩準繩。雖心思有餘。亦必加以法度。作聰明亂舊章者。烏足以知此。

孟子曰。愛人不親。反其仁。止自求多福。聖門之學。皆從自反中來。後世學者。見人不親。不治。不答。只說枉了做許多工夫。或說好人難做。此所以工夫日退一日。聖門之學。見人不親。不治。不答。反去根原上做。

工夫所以日進一日。蓋仁者愛之原。敬者禮之原。孟子又言非特三事如此。凡事有齟齬。行有不得處。盡反求諸己。使表裏相應。而後可。如一分未盡。便有齟齬。如果然十分正當。天下自然歸之。詩曰。永言配命。自求多福。命。天命也。天命流行不息。配命則純亦不已。多福者。百順之名。本不在外。自求而已。大抵天下事。果不在外。只緣人信不篤。孔子所謂求諸己。求諸人。正是邪。正聖賢君子。小人分處。孟子此段。乃學者切要工夫。

居下位而不獲於上。止不誠。未有能動者也。孟子此段。蓋自末至本。居下者固欲有獲於上。不知所以獲者。自有道。擊毬曲拳。豈足以獲於上。甚者乃云我能取信。自然獲於上。不知其平日之心不誠信。安能一旦爲誠信。須是平日見信。然後可。故曰。不信於友。不獲於上矣。信於友者。又須是能悅親。如不能悅親。於朋友交際間。雖有誠信。而非發之於內。常時固可遮藏。偶然遇一大君子。則不能揜。故曰。不悅於親。不信於友矣。悅親有道。非三牲五鼎爲足。悅親。須是承顏望色。方爲悅親。又須是出於誠。誠者乃與生俱生。固結而不能自解。故曰。反身不誠。不悅於親矣。誠身有道。孟子此章。一句緊一句。漸漸入來。蓋明善乃理之極。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。所以相繼者。亦不過明善於明善之外。更無所加損。故曰。不明乎善。不誠乎身矣。止是要從近處看。今之人。其於事親從兄。事上交友之際。固有時乎中理。然有時又差了。蓋雖到九分九釐。盡有一毫差。則併前都差。如行九十九里。忽差路頭。則都不濟事。此所以要明善。明善。要明得盡。

恭者不侮人。儉者不奪人。恭儉之弊，必至於侮奪。蓋恭必過禮，見不當加厚禮之人，亦以厚禮待之，是侮人也。儉必吝嗇於所當予者，或不盡予，是奪人也。唯中禮，乃可爲恭儉。

父子之間，不責善，非置之不問也。蓋自常有滋長涵養良心底氣象。

孰不爲事，事親事之本也。事非專於奉事之事，政是一舉足一發言，不敢忘父母之意，蓋念念常以親爲事也。

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，止，克有罪。孟子謂樂正子曰：止而以舖啜也。樂正子，善人也，信人也。孟子聞魯欲使之爲政，喜而不寐，乃門人之最高者。大抵學者分守甚嚴，最不可苟。樂正子豈不知王驩是便佞之人，必非從之求爵位，其從子敖本是欲見孟子，一時貧乏，不免依附，不知從子敖後操縱便在其手，被他牽惹轉動不得，故必待舍館定，然後得見孟子。孟子又言：我不意子學古之道，而以舖啜也。此正坐樂正子罪，徒舖啜耳，非是爲干祿。既非干祿，便見處之不審。於苟字上，看不破。學者於義所不當爲者，纖毫不可苟。才苟，就便有轉移抽身不得處。樂正子本是欲見孟子，一爲舖啜，已入陷穽，況自舖啜至利祿，自利祿至權勢者乎？伊尹一介不以取諸人，正懼此耳。

仁之實事親是也。止樂則生矣。仁，是人之本心，渾然一體。至從兄則有等差品目，此乃心之運用，故爲義。要之，仁義只是一體，樂則生矣。此生乃精神生動之生，亦如言此物有生意。

仁之實事親是也。只如此說，於己不相干，須實就事親上看，則方真知此是仁之實。

仁之實、義之實一段。須看實字。弗去是也。學者欲爲仁義。須於事親從兄上體察。此心又須是弗去。孟子告齊宣王曰。君之視臣。止寇讎。何服之有。君臣本非論施報之地。君雖不仁。臣不可以不忠。父雖不慈。子不可以不孝。此天下之常理。申公謂王氏於孔子對齊景公問名。添則字云。君不君。則臣不臣。父不父。則子不子。以爲王氏啓後世悖逆之端。自今觀之。王氏之說。與孟氏之說。大略相似。前輩卻不敢道不是。學者正當講究。蓋孟子是言於宣王之前。而王氏解經。以詔後世。此所以邪正自辨。蓋戰國之時。齊王正待臣之薄。故孟子以苦言藥之。而王曰。禮爲舊君有服。王發此問。蓋有見於人而無見於己。一向於人上求之。故孟子不得不極救其失。此蓋孟子見王專求於臣。故孟子亦專求於君。故曰。諫行言聽。止何服之有。欲宣王知臣道不合而去。君猶未敢絕之。今臣有故而去。則加以三無禮。宜其以爲寇讎而不服也。觀孟子之言。似覺峻厲無溫厚和緩之氣。何也。蓋孟子之言。有謂而發。蓋適戰國之時。齊王之病已深。使孟子不苦其言。則其病不瘳。譬如桔梗。猪苓。雖不如參朮之上品。而亦視時爲主。蓋其病深者。其藥不得不毒。其過甚者。其言不得不峻。然使孔子遇齊王。必有不費藥石。不動鋒鏑。自然啓發之理。此又卻是聖人事。

中也。養不中才也。養不才。止其間不能以寸。大抵天賦人以才。乃是使教未通者。若自有其才而不以告人。是負天所賦我之意。且如有一鄉之才。是一鄉之耳目。有一州之才。是一州之耳目。夫中也。養不中。止不能以寸。蓋人本一般。只是有通不通。若教得彼通。未必不反通於我。非特有益於人。亦於己有益。

如中與才者。棄其中不才。則雖能有於己。然既負天所賦。則賢不肖相去能幾何。雖然。如此亦須識。並行不相悖之理。若情意未孚。但當委曲開誘。使其自知所向。不可強之而反以取辱也。

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。止非行仁義也。孟子之意。蓋謂人之初生。飢食渴飲。趨利避害。與禽獸爭得不多。然人之所以爲人者。只是爭這些子。人既只有這些子。庶人卻去之。便是與禽獸爭不多了。惟君子能存之。學者最當看幾希二字。庶物者。天地山川。飛潛動植。無非物也。人倫者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。卽人倫也。人之身皆日見庶物。自不能明。日在人倫中。自不能察。惟舜獨能明。獨能察。此孟子舉切要處。教人當於明察二字上留意。然舜之明。非是後世以察爲明。舜之察。非是後世太察無徒之察。但行其所無事。故孟子謂舜由仁義行。此下兩句與上兩句一般。然此一段。孟子前既說君子存之。只以舜爲證。後人看之。卻以君子存之爲得之淺。舜由之爲得之深。遂分君子聖人。聖賢本一理。正不如是。而今人觀舜。只典謨看舜。如何會見得舜。卻不於目之所見。身之所履求舜。故孟子舉目前道理。教人學舜下手處。

禹惡旨酒。止坐以待旦。大抵惟是識聖人者。方始說得聖人分明。若不識聖人者。皆不敢於平常處看聖人。惟孟子識聖人破。故敢指日用平常事。言聖人。且如揚子不見聖人。故臆度聖人。乃曰。聖人聰明淵懿。冠乎羣倫。卻把大言語包羅。意要說得聖人著。今若要識聖人。須是把識聖人底。及聖人自說底言語看。如孔子曰。出則事公卿。入則事父兄。喪事不敢不勉。不爲酒困。若把與今人看。止是常事。孔子爲

孔子只是如此。大凡常人於習俗之中有味。聖人於冷淡之中有味。聖愚只是倒轉過。所以惡旨酒。好善言。然非止此二事。大率當以此推之。湯執中立。賢無方。而今人都不識。纔說中時。便有方了。且如一室才指定中。便是有方。聖人於事事物物。無不有中。唯湯以中存心。故天下亦皆如湯。此所以立賢無方。文王視民如傷。常人只知一身痛痒。若稍疎遠。便不覺。唯聖人通天下一體。故能如此。望道而未之見。如趙岐說。以後世心量。文王都小了。文王此卽是之德之純。如易用九無首。孔子謂丘未能一。皆是一般氣象。若自以爲見道。便不是天德。武王不泄邇。不忘遠。人皆言近易遠難。殊不知遠近一理。豈有能治近而不能治遠者。是心苟存。則遠近皆舉。今人所謂近治。不過以文法束縛。非真能治近也。故遠亦不能治。周公思兼三王。以施四事。且聖人備道全美。有甚欠闕。思禹思湯。一聖人足矣。何故思兼三王。思兼二字。各自思量。看其有不合者。此合字。非是合事迹。蓋合內外之道。內卽是理。外卽是事。如聖人亦自有未合於內者。故仰面思之。夜以繼日。幸而得之。坐以待旦。

孟子曰。君子所以異於人者。以其存心也。止敬人者。人恆敬之。人本同心。但所存處不同。仁是混然一體。處禮是行之節。文不亂。如仁義禮智信。謂之五常。自五常之理推之。又如恭寬信敏惠及剛毅之類。其名非不多。何獨惟說仁禮。蓋仁者。人也。仁之一字。已自盡了。更說禮字。又可以知其等差高下。天下之理。除了仁與禮。更有甚事。仁者愛人。而人常愛。通天下皆在愛之中。自著不得乖戾。有禮者敬人。通天下皆在敬之中。自著不得慢易。雖然。天下都在和氣中。亦不免有螟賊虎狼。自不害天地之和氣。此所

以雖通天下。一愛敬而亦未免有橫逆。故曰有人於此。其待我以橫逆。止於禽獸。又何難焉。小人當此橫逆。步步只去人上求。君子當此橫逆。步步只去己上求。此可見君子小人之所以分。又言此物奚宜至哉。蓋有根便有芽。吾愛敬中本無此物。所以致此物者。必胸中之愛敬有所不盡也。又說自反而仁而禮。其橫逆由是。而又曰我必不忠。夫仁與禮通徹上下。自足以該括天下之理。如何更說忠字。此一句極要人看。忠之一字。非仁禮之外別有一忠也。蓋盡己之爲忠。仁與禮稍有不盡。則非忠矣。自反而忠。到此在己自無不盡。橫逆尙如此。乃彼被人欲蒙蔽。非其真心。乃其妄心。且如人在昏醉中。如何責其禮數。在顛狂中罵詈。如何與之較。是非墮於此時。與禽獸奚擇。如何詰難。蓋彼正在可憐之中。後人看此一句。不可作孟子怒之爲禽獸。若是怒之。乃是爲彼動了。學者須當體會。不可錯認。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。無一朝之患。止君子不患矣。君子所憂之事。與小人不同。君子以是非賢否爲憂。小人以吉凶得失爲憂。君子所謂終身之憂。如孟子下所言。憂不如舜耳。若所謂一朝之患。非禍患。乃憂患之患。夫外物之來。豈可前必。君子非無一朝之禍患也。如成湯夏臺之囚。文王羑里之獄。孔子陳蔡之厄。孟子在薛之戒。皆禍患也。但君子樂天知命。安常處順。夫何憂何懼。且如舜聰明。夫豈易及。孟子乃曰。憂之如何。如舜而已矣。此一段極見得古人立志之廣大處。今人見一稍出己數等者。便仰望不敢比並。況於舜乎。此所以自暴自棄。君子則不然。直說道憂之如何。如舜而已矣。才要做舜。即便是舜。更無等數。更無漸次。學者立志固當如此。此一段。學者能體認得爲學之道。無有不備。以之脩身。則平坦常無。

憂患以之待人。則不見有可怨惡處。以之立志。則自不卑污。此學者脩身待人立志之大法。知得此一段之意。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。亦無可怨可怒之人。亦無不可到之地。

萬章問舜往止五十而慕者。予於大舜見之矣。大凡人心量不同。觀長息之問。可知。公明高曰。是非爾所知也。此一句極好。何故。舜之胸中境界。非常情所知。舜能不失赤子之心。天理明白。所以與父母異形同氣。才有不得父母之情。則號泣于旻天。長息胸中狹隘。與天理異。故見舜之號泣于旻天。于父母以爲驚怪爾。此公明高所以曰。是非爾所知也。觀萬章之問。與長息之問。兩者只一般。然公明高之對。則止此一句。而孟子對。則如許詳悉者。何也。使長息能領略公明高之言。則公明高固不待多言。長息既未曉。而只告以一句。雖事理俱盡。然于教人之道未盡也。孟子欲盡教人之道。故不得不詳言耳。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。恕。蓋孝子之心。與親相通。不會邈然無情也。然而言亦有雖是正理而不近人情者。萬章之言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。父母惡之勞而不怨。此四句。固是正理。然都不會去求舜之心。與父母血氣貫通處。所以不見得舜之心。我竭力耕田。共爲子職而已矣。父母之不我愛。於我何哉。下四句。須是細看。自常人言之。必以爲我既竭力耕田。以盡其子職。父母若不愛於我。我亦奈何哉。亦任之而已。舜之心。卻不如此。蓋置之無可奈何。以之待他人。則可。孟子之所謂於我何哉。正人子之心。欲求其所以得罪於父母之故。而不可得。反覆推原於無推尋處。正見得舜之心。帝使其子。止無足以解憂者。何故皆無足以解憂。此理極易曉。且以一身言之。疾病在床。憂切於身。則雖珍寶奇貨。羅列前

後與我都不相干。使人能推此心。視父母之身。與吾同體。則知好色妻帝之二女。皆不足解舜之憂。亦猶是也。觀孟子所說。皆見舜良心不失處。人少則慕父母。此良知良能真心所在也。因長大則爲物所遷。故遷父母之慕。以慕其他。知好色則慕少艾。有妻子則慕妻子。仕則慕君。不得於君則熱中。此皆爲物所遷也。今人之觀此。既知其爲物所遷。又須知元不曾遷底道理。何以知之。觀慕之一字。可見慕父母以至慕君。所謂慕者。元不失。但用不著耳。以此知天理之自然者。本不曾失。然慕少艾妻子。固不可。君臣亦是天倫之正。何不可慕。此當玩味。孟子之意。觀下一句。便見得此之慕。乃人欲而非天理。欲分別天理。人欲真心。僞心甚不難。且如舜之慕父母。有不得于父母。便號泣。人之慕君。有不得于君。便熱中。觀舜之號泣。見得舜真心發見。如有隱憂之氣象。喜怒哀樂。已前事全不會亂。至熱中。便有人欲煩擾。焦熬煎燥氣象。只看適意處。便見天理。何嘗有熱中。五十而慕。此只記實事。想舜年五十。父母猶見在故也。

萬章問曰。或謂孔子於衛。主癰疽。於齊。主侍人瘠環。有諸乎。止何以爲孔子。論聖人者有二。有以己度聖人者。有以聖人自解者。或人若不是。要主非其人。便借孔子來自解。他自是主非其人。卻道聖人亦如此也。孟子所以謂好事者爲之也。乃是提醒萬章處。如爛子要使孔子主己。卻不敢來孔子面前說。方且宛轉致其意於子路。於此見聖人之德。溫而厲。威而不猛。使小人儼然望而畏之。自不敢干以非義。大凡彼以不義浼我。我以正義折之。固足以勝彼。然己爲他所浼。不若彼人自不敢犯之爲善也。若剛